



◎ 名家名译 ◎

超值白金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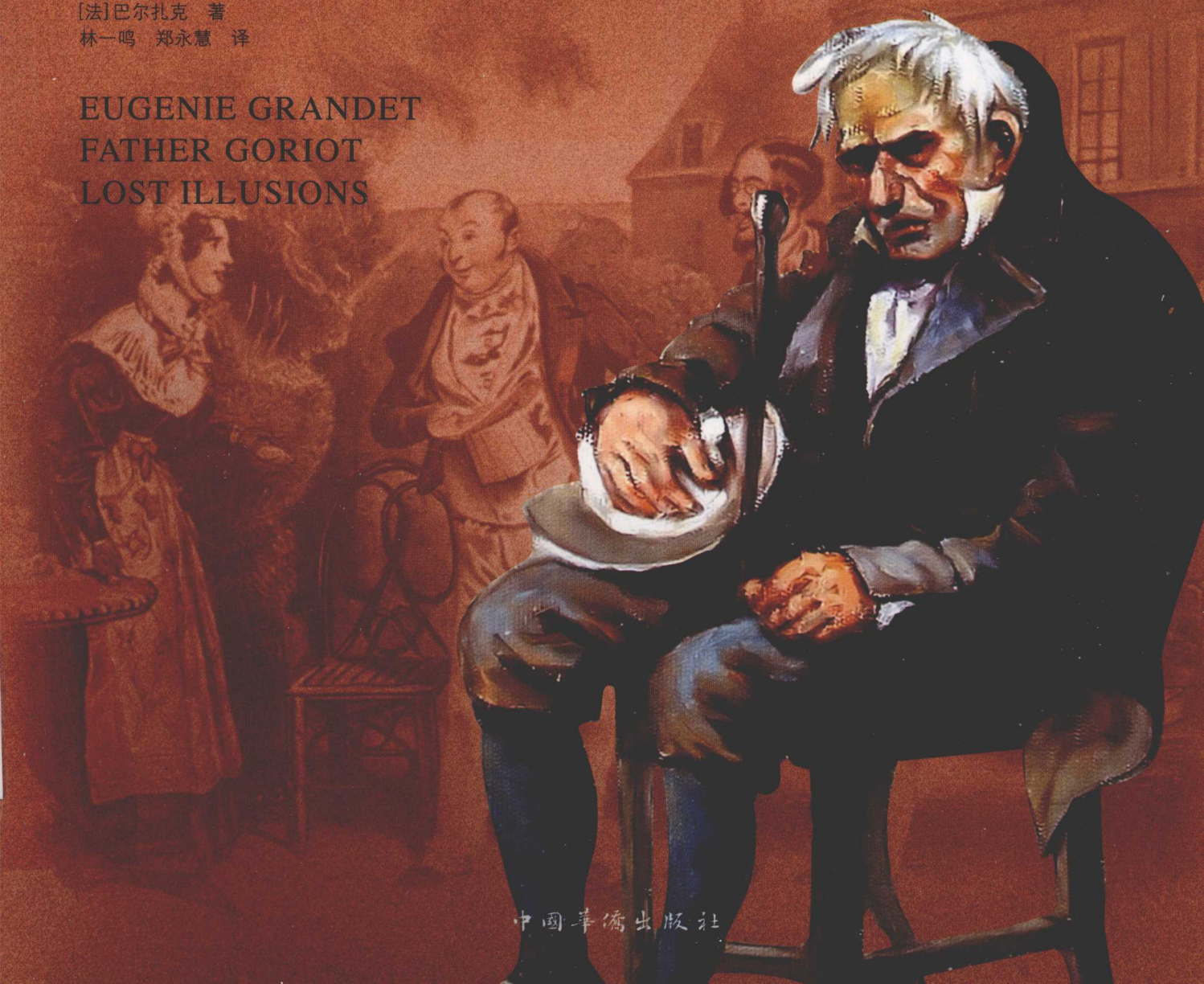
29.80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文库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幻灭

[法]巴尔扎克 著
林一鸣 郑永慧 译

EUGENIE GRANDET
FATHER GORIOT
LOST ILLUSIONS



中国华侨出版社

1565.44
340



◎ 名家名译 ◎

EUGENIE GRANDET
FATHER GORIOT
LOST ILLUSIONS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幻灭

[法]巴尔扎克 著
林一鸣 郑永慧 译



中國華僑出版社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幻灭

前言

巴尔扎克曾说，“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而他的恢弘巨著《人间喜剧》也的确为他在文学领域开辟了广阔的疆土，建造出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本书收录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及《幻灭》即是这部巨著中最负盛名的三部作品。它们代表了巴尔扎克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时代的风貌和作家的才思亦通过这不朽的文字恒久流传。

巴尔扎克（1799~1850），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到附近的农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寄住在学校，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1816年，巴尔扎克进入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不顾父母的反对，开始文学创作。早期作品销路不好，为了生活，他开始办实业，做过出版商，经营过印刷厂等，均以失败告终，并负债累累，但这大大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1828年起，他又回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来。1829年，小说《最后一个舒昂党人》的问世，初步奠定了巴尔扎克在文学界的地位，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是巴尔扎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作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此后，他把这部作品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多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1850年，他因劳累过度去世。一百多年来，巴尔扎克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一生创作了九十余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共塑造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充分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生活，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丰碑，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并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人间喜剧》中最重要的作品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贝姨》、《驴皮记》、《邦斯舅舅》、《幽谷百合》、《沙漠里的爱情》等。

《欧也妮·葛朗台》完成于1833年12月，是《人间喜剧·外省生活场景》中的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说描写了19世纪初巴黎外省一个贪婪吝啬的暴发户如何毁掉自己女儿一生幸福的故事。它成功地把19世纪初一个很有特点的外省男人的偏执，和一个外省女人的命运，以及这两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场景错综复杂而又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给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巴尔扎克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这个家庭级的悲剧，提升到了社会的高度，小说出版以后，引起很大反响。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葛朗台先生是个描写得十分成功的吝啬鬼，与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一起，并称为法国文学中的两个“抠鬼”。小说将心理分析、风俗描绘、细

节刻画、人物塑造和哲学议论融为一体，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标志着巴尔扎克小说创作的一次飞跃，被誉为是《人间喜剧》系列中“最出色的画稿之一”。

《高老头》发表于1834年，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故事展开的主要地点沃盖公寓属于19世纪初巴黎某个角落的隐秘存在，那里面住了一些来历不明、身份奇怪的房客，让人感到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一些悲剧。在众房客的眼里，行为怪异的高老头整个儿是个谜。这个衣着寒酸、生活俭朴的老头，却经常招来两个如花似玉的贵妇人的探望。两个女人一进房就把门关起来，小声说话，这种神秘兮兮的作派不断地在房客们心里激起好奇和猜测。大家最后才知道，怪老头把家里所有的金银细软卖掉，又向放印子钱的戈布赛克借钱，其实是要替做了银行家太太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还债。巴尔扎克通过高老头家父女关系的描写，将当时社会认钱不认人、钱在亲情在的丑恶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一览无遗。作者在叙述中有意识地把高老头的父爱夸张到荒谬的程度，似乎任何东西都不足以破坏这种感情。然而，这种“伟大的父爱”却为周围的人所诟病，为女儿所抛弃。高老头的父爱是巴尔扎克的理想家庭形式，同时他又借以批判了“猥琐、狭小、浅薄的社会”。高老头的父爱并算不得是真正的伟大，但从客观效果而言，它真实揭示了当时社会形态下病态父爱产生、发展和终结的深层次原因，这一点倒的确是伟大的。

《幻灭》于1837年起开始发表。作品以巴黎为背景，塑造了两个外省青年的形象。一个是野心勃勃、贪图虚荣的青年诗人吕西安，他妄想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华步入巴黎上流社会，结果身败名裂、黯然回到故乡；一个是心地善良、埋头科学发明创造的实业家大卫，但终因敌不过阴险狡猾的商人而被迫放弃专利、隐居乡间。作品反映出在金钱支配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的才能怎样遭受摧残，幻想怎样遭到毁灭的心酸历程。它将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而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都是取自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因此可以说，在表现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体验方面，《幻灭》比《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更具有代表性。巴尔扎克也曾将《幻灭》称作“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称这部小说“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在《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明确宣称这是“风俗研究”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巴尔扎克的作品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读者所熟知和喜爱。本书译者均是国内享有盛誉的著名翻译家，译品质量一流，是各界公认的优秀译本，代表了该名著在我国的翻译水平和译者的创作水平。另外，文中配以和情节紧密相关的插图，和文字形成了互补、相得益彰的最佳效果，为读者全面、具象地理解世界文学名著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本合集将《人间喜剧》中最负盛名的三部作品置于一册书中推出，是法国19世纪生活长卷的精缩版本，实为不可多得的珍藏佳品。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幻灭

目 录

欧也妮·葛朗台

一	3
二	16
三	24
四	40
五	59
六	74
七	83

高 老 头

一	87
二	107
三	121
四	143
五	169
六	184

幻 灭

第一部 两诗人	197
一 一家外省印刷所	197
二 德·巴热东夫人	207
三 客厅里的夜晚,河边的夜晚	222
四 外省的爱情风波	240
第二部 一个外省伟人在巴黎	252
一 巴黎的第一批果实	252

二	弗利科托饭店	267
三	两种不同的书店老板	269
四	第一个朋友	273
五	小团体	275
六	贫穷的花朵	278
七	报馆的外表	281
八	十四行诗	284
九	忠告	287
十	第三种书店老板	290
十一	木廊商场	293
十二	一家书店的外表	295
十三	第四种书店老板	297
十四	后台	299
十五	药商的用处	303
十六	科拉莉	306
十七	小报是怎样编的	309
十八	夜宵	313
十九	女演员的住家	316
二十	另一种记者	322
二十一	靴子对私生活的影响	325
二十二	报纸的秘密	326
二十三	又是多利亚	330
二十四	锋芒初现	331
二十五	出版商拜访作家	334
二十六	出尔反尔的技术	337
二十七	报纸的威风与屈辱	340
二十八	戏剧作家的钱庄老板	342
二十九	新闻记者的洗礼	344
三十	上流社会	347
三十一	寻欢作乐的人	352
三十二	第五种书店老板	354
三十三	敲诈勒索	356
三十四	贴现商	357
三十五	转移阵地	361
三十六	弄神捣鬼	364
三十七	致命的一周	367
三十八	一文不名	372
三十九	告别	375
第三部 发明家的痛苦		379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文库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 著
林一鸣 译



献给玛利亚

你的画像是本书最美的装饰。愿你的名字在这里像一枝被赐福的黄杨树枝，不知从哪棵树上折来庇佑家室，经过宗教的圣化，又被虔诚的手更新，因而永葆青春。

德·巴尔扎克

外省某些城市里，有些房子看上去有些凄凉，和见到最荒凉的旷野，最凄惨的废墟，最阴森的修道院时的感觉一样。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颓败，也许这些房子兼而有之。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平静，要不是听到陌生的脚步，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面孔近似僧侣，一动不动的人，朝生人射来暗淡冷漠的目光，外地人会以为那些房子没有住人。

苏缪城里有一所房子，外表就有这种凄凉的成分。一条高低不平的小街，这一头，是这所房子，那一头，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这条街，夏天热，冬天冷，好些地方黑森森的，已经不大有人来往，可是小石子铺的路面，走上去啪哒直响，狭窄而弯曲的街面，总是那么清洁、干燥，街边的房子静幽幽的，坐落在城墙脚下，属于老城的一部分。这些，都使这条街引人注目。

在老城，上了三百年的房子，虽是木头造的，却还很坚固，那各不相同的外表，构成了苏缪城这一部分的独特之处，引起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注意。你从房前经过，很难不欣赏那些厚木板档头雕出的古怪图像。它们铺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上面，组成一幅黑黑的浮雕。

这里，有些房间横梁上铺着石板，不牢的墙上绘着蓝色的图案，木头桁架的屋顶，因为年深月久，而往下弯沉，椽子经不起日晒雨淋，已经腐烂翘曲。那里，窗棂破旧发黑，精致的雕刻已经模糊不清，似乎承受不起某个穷女工放的种了康乃馨或玫瑰的棕瓦盆。再过去一点，有的门上钉着粗大钉子，我们的祖先天赋聪明，刻上一些家族的古怪符号，其意义是永远捉摸不出的了：或许是一个新教徒在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许是一个旧教徒在诅咒亨利四世。有几个市民也刻上家徽，表示他们出于官绅世家，祖上也曾任过地方助理行政长官的。这一切里面，就包含了法兰西的全部历史。有的地方，一边是摇摇晃晃的房子，那粗糙的墙壁上，木匠曾经卖弄过使刨子的手艺；一边则耸立着一座乡绅的公馆，半圆形石门拱上的家徽，受了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毁损，还依稀看得出痕迹。

在这条街上，底层的门面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生活的人可以在这里发现老辈们简陋的手工作坊。一间间低矮的房子，又大又深，黑森森的，没有橱窗，没有货架，没有玻璃门窗，里里外外都没有装修。实心大门粗糙地包了铁皮，分作上下两截，上截朝里打开，下截安装了弹簧门铃，不停地开开关关。这种潮湿的窑洞式的房子，就靠门的上部，或者地板屋顶和一堵齐腰高的矮墙之间的空间采光通风。矮墙上安着厚实的窗板，白天取下，晚上装上，再加上铁门，用螺栓拧紧。货物就摆在矮墙上。那种哄骗顾客的花花玩意，在这里是见不到的。至于摆的是什么货，那要看铺子经营什么品种，或是两三桶盐和鳕鱼，或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或是挂在楼椽上的黄铜丝，或是靠墙放着的一溜桶箍，或是货架上放着的几段布。你要进去看看？那好，一个干干净净的漂亮姑娘，戴着白头巾，臂膀红红的，立刻放下手中的织物，叫她父亲或母亲来接待你，做一笔或是两个铜板或是两万法郎的生意。至于态度是冷淡是殷勤还是傲慢，那就全看老板的性格了。

你可见到一个卖桶材的商人，坐在门口，绕着大拇指，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酒瓶搁板和二三捆桶材，可是码头上，他的货栈堆得满满的，向昂热地区的所有桶匠供料。如果葡萄收成好，他知道需要多少酒桶，估算的准确在一二块桶板上下。出一阵太阳可以让他发财，下一场雨也可叫他破产：一个上午，酒桶的价格可以涨到十一法郎，也可以跌到六法郎。

这个地区像都尔一样，天气的好坏决定着市场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产的，做木柴生意的，打酒桶的，开旅店的，驾船的，都盼着出太阳，晚上躺下时，就怕明天一早起来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怕雨，怕风，怕干旱，可一时又要水，一时又要暖和一点，一时又要阴天多云。在上天与地上的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只小小的晴雨表，能够叫人愁，叫人喜，叫人乐。

这条街从前是苏缪城的正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这真是个黄金季节”这句话，被挨家挨户换算成数字。因此个个都会回答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币了哩。”因为大家知道，一天的阳光，一场及时雨带来多大利益。在黄金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在这些勤劳的工匠那里，你别想买到一个铜板的东西。各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小园圃，要到乡下去照应两天。在这条街上，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算计好了的，生意人可以花上大半天工夫，来开玩笑，来观察

行人，评头论足，来打探人家的隐私。某家主妇买了一只山鹑，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到了火候。一个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决不可能逃过三五成群的闲人的眼睛。因此那儿人的想法都是公开的，就是那些黑洞洞的、无声无息、外人难以进入的房子，也没有什么秘密。

这条街上的生活几乎永远处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个家庭坐在门口，吃午饭，吃晚饭，连吵架斗嘴也在那里进行。街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不被他们来一番观察研究，所以从前外地人到外省城市，总免不了挨家挨户给人家嘲笑。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由此衍生而来。昂热居民“噤头鬼”的绰号也是这样来的，因为他们实在擅长于开这一类的市井玩笑。

从前，这条街上住的是本地的乡绅。街的高头坐落着古城的世家老宅。如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这些世家老宅还可敬地保持着淳朴时代的遗风。发生本故事的那所凄凉房屋，就是其中之一。

走在这条景色别致的街上，连最细小的事件也足以唤起你的回忆，那古朴的气氛，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顺着弯弯曲曲的街面走过去，你会看到一处阴森森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先生公馆的大门，就开在这凹处当中。

在外省是不随便把一个人的家称作公馆的，不把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交代清楚，读者就没法掂量这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苏缪城名气不小，其前因后果，没有在外省或多或少住过几天的人，是难以完全理解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作葛朗台老爹，不过这些老人明显地越来越少了——在一七八九年还只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师傅，看书读报，写写算算都来得。共和政府在苏缪地区拍卖教产时，他正好四十岁，刚刚娶了一个做木板生意的富商的女儿。他把自己的现金和女人的陪嫁拿出来，凑成两千金路易，上了县城。监督拍卖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共和党人，他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塞，就便便宜宜地把这一地区最好的葡萄园，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种田买到了手，即算不合理，至少也是合法。

苏缪城的居民很少革命精神，在他们看来，葛朗台老爹是共和派，革命党，是个敢冲敢闯的新潮人物。其实箍桶匠一门心思只想着他的葡萄。他被任命为县里的行政委员，于是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

在政治上，他庇护从前的贵族，竭力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财产。在商业上，他向共和军提供一两千件白葡萄酒，得到的回报，是把一家女修院的上等草场，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产业弄到了手。

在执政府时期，老好人葛朗台当上了市长，不仅把地方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葡萄园的收成更好。到了帝政时期，他又变成了一介平民。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派了一个贵族，一个大地主，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顶替这位被认为戴过红帽子的人。葛朗台先生离开市长的宝座，毫不惋惜。他在任期内，已经为了本城的利益，修了几条出色的公路，通往他的产业。他的房子和地产在登记的时候，占了很大便宜，纳的税很少。

自从田产分类定级以来，他凭着精心耕种，使他的葡萄园和庄园成了当地的“头一份”，这个习惯术语指的是这里出产的葡萄能够酿出极品好酒。凭这一业绩，他本可以申请荣誉团的十字勋章。

葛朗台先生是在一八〇六年免的职。那一年他五十七岁；他妻子约摸三十六岁；独生女儿，他们合法爱情的果实，刚满十岁。

或许是老天爷看见他官场失意，想安慰安慰他，在这一年里让他接连得了三笔遗产：先是岳母德·拉各蒂尼耶太太的，接着是妻子的外公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先生的外婆尚蒂耶太太的。这些遗产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人知道。三个老人爱钱如命，一生一世积攒金钱，就图个关起门来看个痛快。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把投资叫做挥霍，觉得放高利贷获利，不如观赏金币来得实惠。所以，苏缪人只凭看得见的收入来估计他们的积蓄。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到了新的贵族头衔，那种身份，是我们讲求平等的怪癖永远也抹煞不了的：他成了本地区的“纳税大户”。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处分成制租种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全都从外面堵死，这样既保存了房子和里面的东西，又节省了修缮的费用。此外，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场，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三千棵杨树，正在那里茁壮成长。最后，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的房产。

这是他看得见的财产，大家都算得出的。至于他的资金有多少，只有两个人能大致说出个数目，一个是公证人克卢索，替葛朗台先生放高利贷的，另一个是代格拉森先生，苏缪城最有钱的钱庄老板。葛朗台先生同他暗中合作，私分利润。在外省要取得人家信任，挣一份家业，都要行事谨慎，守口如瓶。老克卢索和代格拉森自然谨慎透顶，可是在公开场合仍免不了对葛朗台表现出十二分的恭敬，旁观的人据此便可估算出前任市长的资本是多么雄厚。

苏缪城里人人都认为葛朗台先生家有一个特殊的宝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秘窟，说他只在半夜才去那里，享受注视那一大堆黄金那份不可言喻的快乐。那些吝啬鬼看见老头子的眼睛，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他的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色泽。一个惯于用资本赚厚利的人，必然像色鬼、赌棍，或者溜须拍马的人一样，眼神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总有躲躲闪闪、贪婪、诡秘的表情，这些都瞒不过他的同道。这种秘密的语言成了同道之间相互识别和联系的暗号。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人家任何东西；作为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什么时候要为自己的收成制作一千只桶，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他计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精确；再说生意场上的投机从没踏过空，酒桶比酒贵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卖，他可以把酒贮起来，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而那些小地主却早在一百法郎的时候卖掉了。这样一个人物，理所当然地得到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他获得了不起的好收成，他精明地贮藏在家里，慢慢地卖出去，赚了二十四万多法郎。若论理财，葛朗台先生像老虎，像蟒蛇，伏在那里，蹲在那里，把猎物打量半天，才一跃而起，扑上去，张开钱袋的血盆大口，吞进大量金钱，然后安安静静地躺下，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沉着冷静地躺着，不急不忙地消化。

看见葛朗台先生经过，没有一个人不生出一一种交织着敬畏的钦佩。试问苏缪城中，有哪个人没有尝过他那光溜溜的钢爪的滋味？不是这个要买田，从克卢索先生那里借一笔款子，给要了百分之十一的利，就是那个拿了借票到代格拉森先生那里贴现，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市场上，或是晚间闲谈中，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是本地的骄傲。不止一个生意人，也不止一个旅店老板得意洋洋地对外地客人说：

“嗨，先生呢，咱们这儿，上百万的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哩，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

一八一六年的时候，苏缪城最精于计算的人，估计那老头子的地产大约值到四百万法郎；但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平均每年的地产收入大概在十万上下，由此推算，他手上的现金数额，大概与不动产的价值相当。因此，大家打完一盘牌，或是聊了一会儿葡萄，提到葛朗台先生的时候，那些自充里手的家伙就说：

“葛朗台老爹吗？……总有五六百万吧。”

要是克卢索先生或者代格拉森先生听见了，就会说：

“嗨！你比我还厉害，我都从不知道他的总数哩！”

有时，有的巴黎客人提到罗思柴尔德家族或拉斐特先生，苏缪人就会问，他们是否和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哑然一笑，轻蔑地说一声是的，他们便摇着头，面面相觑，满脸不相信的神气。

这样一笔财产给葛朗台的所有行为都镀了金。即使他早先的生活有什么异常之处，给人家当作笑柄，加以嘲笑，那笑柄和嘲笑也早已过时了。他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微小的动作，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他的话语，衣服，手势，甚至眨眼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都要仔细观察，研究，就像自然学家在动物身上研究本能的作用那样，终于发现他最琐细的动作，也有高深的不露声色的智慧。于是，大家便说：

“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爹已经戴起皮手套了：该收葡萄了。”

或者说：

“葛朗台老爹买了不少桶材，今年一定能出不少酒。”

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不买面包。每个星期，那些佃户给他送来阉鸡，子鸡，鸡蛋，牛油，麦子，这些抵租的食品足够他一家人享用。他有一座磨坊，租给人家经营，租主除了缴付租金，还得为他服务，来他府上取了麦子，磨好后再把面粉和麦麸送回来。他只雇了一个女佣，叫做高子娜依，年纪已经不轻了，可是每星期六还得动手做面包。有些租户是种菜的，葛朗台先生便派

定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收获甚多，可以大部分出售。烤火用的柴火，砍自田地周围的树篱，或者坏死一半的老树，由佃户劈成小块，用小车送进城，还有心巴结，替他送进柴房，讨得几声谢谢。他的开销，大家所知道的，只有教堂的香火和座位钱，太太和女儿的服饰费，家里的灯火钱，高子娜依的工钱，锅子的镀锡费，缴纳的税金，修理房屋和开发经营的费用。他新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树林，请林子附近的一位住户照看，答应给些津贴。置下这份产业以后，他才吃起了野味。

这个人的举止仪容十分平凡，言语不多，发表什么看法总是柔声柔气，句子简短，像是格言。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年代起，每逢要长篇大论发表演说，或者要和人家来一番争论，他总是变得结结巴巴，搞得对方十分厌烦。人家以为，他之所以说话含糊不清，断断续续，啰啰嗦嗦，前言不搭后语，是因为没受过教育的缘故，其实完全是假装的，其原因，看过本故事下面某些情节以后，我们便恍然大悟。再说，他有四句口诀，像代数公式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生活和生意上出了什么难题，只要搬出这四句话，一切便会迎刃而解。这四句话是：

“我不知道，我做不到，我不愿意，以后再说吧。”

他从不说一声“行”或“不行”，也从不写下什么字据。你要跟他说话吗？那好，他右手托腮，肘子抵着左手背，冷冷地听着。可无论什么事，他一旦打定了主意，就决不再改变。再小的生意，他也得盘算半天。经过一番巧妙的商谈，他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而对方还蒙在鼓里，这时他往往回答：

“这件事嘛，我得跟太太商量以后才能定。”

在家里，太太的地位完全像奴隶，可在生意场上，却成了他最方便的挡箭牌。他从不串门走人家，既不吃人家的，也不请人家吃。他从不弄出声响，似乎什么都要节省，包括动作在内。他时刻尊重产权，从不在别人家里乱摸乱动。

然而，他尽管声音柔和，态度稳重，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尤其是在家里，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受拘束。

至于体格，葛朗台先生身高五尺，矮矮墩墩，腿肚子有一尺的围，膝关节粗大，肩宽背阔；古铜色的脸盘圆溜溜的，长着麻子；下巴直直的，嘴唇平平的，一口牙齿雪白，两只眼睛不露声色，像是要吃人，像传说中蛇怪的眼睛；额上布满抬头纹，且有一块意味深长的隆凸；一头黄中带灰的头发，有几个年轻人不知轻重，竟敢开葛朗台先生的玩笑，说那是黄金中夹着白银；鼻头硕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囊肿，一般人不无道理地说，那里面装满了花花点子。这副尊容显示出一种要占便宜的精明，一种勉强装出的诚实，显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习惯于把全部感情都集中在聚财攒钱的快乐，和他唯一真正关心的人、他的继承人、他的独生女儿欧也妮身上。此外，他的姿态、举止、走路的架式，总之，身上的一切，都无不显露出生意场上处处成功所养成的自信。因此，表面上，葛朗台先生性格温柔，一团和气，其实是外圆内方，铁石心肠。

他的装束始终一样，今天是什么样子，一七九一年时就是什么样子：一双笨重的皮鞋，连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都穿呢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安着银质的腰带扣；一件闪光的丝绒背心，钉着双排扣，颜色一会儿黄一会儿棕；外罩一件宽摆栗色外套，系一条黑领带，戴一顶宽边帽子。他的手套和警察的一样结实，要用上一年八个月，为了保持清洁，脱下手套时，他总要吹一吹，掸一掸，再放到帽子边上一处老地方。

关于这个人物，苏缪人所了解的就是这些。

满城居民，只有六个人有资格在他家出入。前三个当中，顶重要的要数克卢索先生的侄子。这个年轻人自从被任命为苏缪初审法庭庭长以后，就在克卢索这个姓氏之上加上了彭封的名字，并且努力抬彭封，压克卢索。他的签名已经是克·德·彭封了。如果有哪个打官司的人不知内情，仍旧称他克卢索先生，保准在出庭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冒失而痛悔。对称他为庭长先生的人，他都予以庇护，而对称他为德·彭封先生的马屁精，他尤其高兴，满面春风，予以格外的关照。庭长先生三十有三，有一处名叫彭封（其实叫勃尼封堤）的田庄，每年有七千法郎收入，同时，他还等着接受两个叔父的遗产，一个便是公证人，另一个是都尔城圣马丁教堂的高级神甫。据说这两人都颇有钱财，姑表亲戚众多，本城有婚姻连带关系的就有二十来家，势大财阔，俨然一党，就像当年佛罗伦萨的梅蒂奇家族。而且，正如梅蒂奇家族有帕西家族作对，克卢索家族也有他们的对头。

代格拉森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经常来陪葛朗台太太聊天消遣，希望能够撮合成亲爱的阿道夫和欧也妮小姐的婚事。代格拉森先生是钱庄老板，使出浑身解数，与太太紧密配合，对老抠鬼不断暗中相助，逢到冲锋陷阵的场合，总是及时赶到。这三个代格拉森当然也有亲戚朋友，和忠实的盟友。

克卢索家族这边，神甫作先锋，公证人做后盾，极力跟钱庄老板争夺地盘，想把那一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庭长侄儿。克卢索家和代格拉森家暗中争夺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斗法，成为苏缪城上上下下关注的热点。

葛朗台小姐究竟嫁给谁？是庭长先生，还是代格拉森家的阿道夫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两家人，谁也别想得到葛朗台小姐。据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想找个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做女婿，凭他每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还有谁去计较葛朗台过去、现在、将来是不是个箍桶匠？另一些人却说，代格拉森先生太太都是贵族，十分富有，阿道夫又是个英俊后生，这样一门亲事，那一介草民，那苏缪城里的人都见过抡斧使刨，又戴过红帽子的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除非他已经攀上了教皇的侄子。那些极谄人情的人指出，克卢索·德·彭封先生随时可在葛朗台先生家里出入，而他的竞争对手却只能在星期天受接待。有的说，比起克卢索一家子，代格拉森太太更接近葛朗台家的女眷，能够向她们灌输某些思想，迟早获得成功。另一些人则说，克卢索神甫是天下最会讨好卖乖的人，一边是女人，一边是出家人，正是棋逢对手。苏缪城有一位才子说：

“他们实力相当，不分轩輊。”

本地的老辈更了解葛朗台的为人，他们断定，像葛朗台那么精明的人家，决不会让肥水落人外人田。苏缪城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一定会嫁给巴黎的葛朗台少爷，他父亲是做葡萄酒生意的大富商。

对于这种看法，克卢索和代格拉森两派都不同意。他们说：

“首先，他们两兄弟都三十年没见面了。其次，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大得很。他自己是区长，国会议员，国民自卫队的上校，商事法庭的法官，自称跟拿破仑册封的某公爵家是亲戚，早已不认苏缪城的葛朗台这家子了。”

方圆百里之内，甚至在昂热到布卢阿的驿车里，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将继承一大笔财富的姑娘，人多嘴杂，什么说法没有呢？

一八一八年初，有一件事情使克卢索派明显地占了代格拉森派的上风。福禄丰领地上有古堡、猎场、田庄、小溪、池塘、森林，素为世人所瞩目，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福禄丰侯爵急需现款，不得不把这所产业出售。克卢索公证人，克卢索庭长，克卢索神甫，加上他们的支持者，多方出动，终于劝阻侯爵打消了分成小块出售的意愿。公证人告诉他，如果分成小块出售，不知要跟中标人磨多少嘴皮，打多少官司，才能拿到钱，还不如整块卖给葛朗台先生，他不但买得起，还能付现钱。公证人这番话把侯爵说服了，做成了一笔特别便宜的买卖。福禄丰这块丰饶美丽的侯爵领地，就这样给喂进了葛朗台先生的嘴里。叫苏缪人大觉意外的是，他打了些折扣之后，竟当即把钱付了。这件事一直传到了南特和奥尔良。

葛朗台先生搭了辆回乡的便车，到古堡视察。以主人的眼光对产业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他回到城里，确信这次投资获了五分利，接着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准备把全部产业并到福禄丰一起，扩大侯爵领地的规模。为了把差不多已经空了的金库填满，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一齐砍下，把草场上的杨树也采伐了出卖。

作了上面这些交代，葛朗台公馆，这所阴暗、凄冷、静寂，坐落在城市高头，挨着城墙废墟的房子的分量，大家就容易掂量了。

这所房子的门拱和两根门柱，像整座房子一样，用的是凝灰岩，这是罗亚河一带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难以用上两百年。风吹雨打，日晒夜露，奇怪地在上面积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洞眼，使门拱和侧柱布满法兰西建筑那种虫迹般的饰纹，看上去有几分像监狱的大门。门拱上方，有一长条硬石刻成的浮雕，代表四季的形象已经剥蚀，发黑。浮雕上面，有一块压缝的石头，突出在外，上面胡乱地生长着一些野草，有黄色的墙草、打碗花、旋花、车前草，还有一棵小樱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褐色的大门是用实心栋木做的，干燥得到处开了裂，看上去似不坚实，其实牢固得很，因为

有排成对称形图案的许多铆钉支持。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装了铁栅，铁棍排得密密的，锈得发红。旁边吊了一只环，套着一柄敲门的锤子，正好对着一枚奇形怪状的大钉子。锤子椭圆形的，像古人所谓的钟锤，又像一个粗大的惊叹号。收集古玩的人细细打量之后，会发现锤子当初刻了个小丑模样，但是用得太久，已经磨平了。

当初开这个小窗口，原是预备在国内争战不宁时期，给里面的人察看来客是友是敌用的，现在那些好奇心重的人，则可以从这个小窗口，看到一个黑幽幽的闪着暗绿的穹拱，穹拱深处，有几级参差不齐的石梯，通到花园。园墙厚实而潮湿，处处渗出水迹，长着一蓬蓬瘦弱堪怜的灌木，倒也别有一番景致。这堵墙原是城墙的一部分，邻近人家都攀着它开设花园。

楼下的房间，最重要的是那间“厅堂”，直接连着大门的穹廊。在昂热、都尔和贝里这些小城市里，厅堂的重要，外人恐怕不大了解。它同时是门厅、客厅、饭厅、书房、夫人招待近亲密友的内客厅，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公用的场所。本街区的理发匠，一年两次在这里给葛朗台先生理发。佃户、本堂神甫、专区区长、磨坊伙计上门来，也是在这里受到接待。房间有两扇窗户临街，地上铺了地板，墙上从上到下铺着护壁板，并且饰以古式的线脚。顶上由一根根树木拼成天花板，树木之间的缝隙抹了白沙浆，已经发黄了。

壁炉台上铺着粗糙的白石台面，上面放着一座黄铜老钟，钟体上用玳瑁镶嵌出一些阿拉伯图案。还有一面泛青的镜子，边缘磨得斜斜的，显得很厚，哥特式的刻花钢框上，闪着一圈反光。壁炉两端，一边放一盏镀金的两用铜烛台，逢上节日，蓝色镶铜的大理石底座上，拼上一朵朵玫瑰花似的烛盘，便成了一盏双层多支烛架，平常日子把烛盘一撤，便成了单支烛台。

古色古香的椅子，配着绒绣椅垫，上面绣着拉丰丹寓言的图案，不过非得说明，才能看出画面的内容，因为颜色褪了，图像又织补多次，早已模糊难辨了。四只角上都摆着角柜，放置酒菜碗盏，顶上几层搁板已经油腻腻的。两个窗洞的板壁之间，摆着一张乌木旧棋牌桌，桌面上绘着棋盘。桌子上方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边，衬着金漆的饰带。苍蝇如此猥亵地在上面对来叮去，恐怕金漆也所剩无几了。

壁炉对面的板壁上，挂着两幅粉笔画肖像，据认为一幅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穿着法兰西近卫军中尉的制服。另一幅是已故的尚蒂耶老太太，坐在安乐椅上。两个窗户上都挂着都尔出产的红横棱绸帘子，两旁用带着大坠子的丝带挽起。这种奢华的装饰，不合葛朗台一家的习惯，原是买进房子时就有的。镜框、座钟、带绒套的家具、香木角柜等都是如此。

挨门近一点的窗子下面，有一张带草垫的椅子，下面垫了一个木座，为的是使葛朗台太太坐在上面，能看到外面的行人。另外一张做针线活的小桌子，用樱桃木做的，已经褪了色，就把窗子下面的空间全占满了。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圈椅摆在旁边。

十五年以来，每年四月到十一月，母女俩就在这个地方，干着活儿，平平静静地打发着日子。到十一月一日，她们才能搬到炉边去干活，那是她们冬天的位置。只有到那一天，葛朗台先生才答应在厅堂里生火，到三月三十一日就得熄掉，不管春寒是多么料峭，深秋是多么清冷。在四月和十月那些阴冷的日子，高子娜依想法从厨房拿些炭火，烧一只脚炉，来给太太小姐挡挡早晚的寒气。

一家人的缝缝补补，全由母女俩负责。她们起早摸黑，尽职尽责地干着这份女佣的活儿，忙得连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条领子，也得挤出睡觉的时间，还得找些借口来骗取父亲的蜡烛。长久以来，女儿和高子娜依的蜡烛，老抠鬼总是亲自派发，就像每天一早派发当天的面包和食物一样。

主人的这种专制，也许只有娜依受得了。全苏缪的人都羡慕葛朗台夫妇找了这样一个用人。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大家叫她高子娜依。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了三十五年，虽然一年只有六十法郎工钱，却被大家认作苏缪城最有钱的女佣了。一年六十法郎，积了三十五年，使得她新近在公证人克卢索那里存了四千法郎作终身年金。这笔长年不懈的积蓄，看上去数额巨大，做女佣的看到这个六十多岁的可怜老婆子晚年有了口粮，个个都眼红得不得了，却没有想到这份口粮是她辛辛苦苦做牛做马挣来的。

这女人二十二岁的时候，到处都没有人要，因为她一张脸长得十分可怕。其实这么说也太不公平，如果把她的脸安在一个大兵身上，说不定还会大受称赞哩。可惜人们认为，样样事情都要相宜。她先是在一家农庄看牛，那家农庄失了火，她只好离开，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上苏缪城找事做。

那时葛朗台正想娶妻成家，瞧见了在一家又一家门前碰壁的这位姑娘，拿他箍桶匠的眼光一打量，便发现她体格像大力神海格里斯，站在那儿像一棵六十年的橡树，腰粗背阔，一双手像个赶车的，模样儿又老实，又贞洁。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可以得到多少好处，他是心中有数。那张蛮脸上长满的疣，那红褐色的皮肤，那筋暴暴的胳膊，破破烂烂的衣服，都没有吓倒箍桶匠，尽管他那时还处在心肠软弱的年纪。他把可怜姑娘雇下，让她换了衣服鞋袜，供她食宿，给她工钱，也不过分责骂。

高子娜依受到这样的对待，高兴得暗暗地哭了，从此死心塌地贴着箍桶匠，由他专横地驱使干这干那。她烧火做饭，浆洗衣服，把床单桌布拿到罗亚尔河去漂洗，又搭在肩上背回来。她黎明即起，半夜才睡，收葡萄的季节，雇工的饭菜都由她做，还得看着那些想摘漏下的葡萄的人。她就像一条狗，忠心耿耿地保护主人的财产。总之，主人的一切她都相信，主人那些荒唐念头，她都毫无怨言地服从。

一八一一年大丰收，收起葡萄来从来没有这样辛苦，再说娜依已在他家干了二十年，葛朗台才下决心把自己的旧怀表送给她。这是她从他那里得到的唯一礼物，虽说他向来把自己的旧鞋子送给她穿（她穿上合脚），但每个季度换下来的鞋子穿得那么破了，实在不能称为礼物。因为贫困，可怜的姑娘变得那样俭省，终于使葛朗台像喜欢狗一样喜欢她了。娜依也听凭人家把带刺的项圈套上自己的脖子，她已经不觉得尖刺扎人了。

即使葛朗台把面包切得过于节省了一点，她也毫无怨言。家里饮食制度严格，从来没有人生病，这种卫生的好处，娜依也乐于接受。而且她与主人家已经融为一体，主人笑，她也笑；主人愁，她也愁；主人受冻，烤火，干活，她也受冻，烤火，干活；主仆间这样一种平等，对她是多么大的补偿！她在树下吃些李子、杏子、桃子，主人也从斥责。有时年份好，果子把树枝压弯了，佃户们把果子拿去喂猪，主人便招呼娜依：“喂，你吃呀，吃呀。”

她一个可怜的乡下姑娘，从小受尽虐待，人家一发善心，把她收留下来，对她来说，葛朗台老爹那叫人捉摸不透的笑容，就像阳光一样暖人。再说娜依心地单纯，头脑简单，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种思想。三十五年来，她总是记着自己衣衫褴褛，赤脚站在葛朗台先生作坊门口的情形，也总是记着箍桶匠对她说的话：“乖孩子，想要什么呀？”她心中总是洋溢着感激之情。

有时，葛朗台想到这个可怜的好人从未听过一句甜言蜜语，完全不懂女人唤起的种种温馨感情，将来到上帝面前受审，比圣母玛利亚还要贞洁，不由得动了怜悯之心，望着她叹息一声：

“唉，可怜的娜依！”

老用人听了，总是瞧他一眼，目光难以形容。久而久之，这句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成了他们永不中断的友谊的链条，以后每说一句，就在链条上增加了一环。不过，这份宽慰自己的心，却被老姑娘当作诚意的怜悯，不知怎么总有一丝可恶的意味。这份吝啬鬼的残酷怜悯，在老箍桶匠心里唤醒了自己种种享乐的回忆，在娜依却是全部的幸福。“可怜的娜依！”这样的话谁不会说？不过上帝一听那语气，一辨那难以捉摸的惋惜，就知道谁是好人。

苏缪城里，有许多人家的用人待遇更好，可是他们对主人仍不满意，于是有人便觉得纳闷：

“葛朗台家到底给了高子娜依什么好处，怎么她就对他们那么贴心呢？要她为他们上刀山下火海都会去！”

她的厨房朝院子开了窗户，装了铁栅。厨房里总是清清爽爽的，一尘不染，炉子里也不烧空火，是地地道道的守财奴的厨房，没有一点儿糟蹋。娜依晚上洗过碗盏，收起吃剩的食物，熄了火，便离开厨房，到过道对面的厅堂与主人们一起纺麻。这样，全家人一晚上点一支蜡烛便够了。老用人睡在过道尽头一间小房子里，只有一个紧挨着邻家山墙的窗口采光，也多亏她身体结实，才能在这间房子住下去，因为无论白天黑夜，屋子里静悄悄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她大概像看家狗似的，要竖着一只耳朵睡觉，一边休息一边守夜。

屋子的其余部分，将来叙述故事的有关情节时再作描写。再说，对这间集中了全家奢华的厅堂所作的简略描写，已经能使我们想见楼上的寒碜了。

一八一九年，秋天的气候特别好，到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高子娜依才第一次在壁炉里生火。那一天是克卢索派和代格拉森派记得清清楚楚的节日。双方六位人马都准备全副武装，到厅堂比试比试，看谁更受欢迎。

早上，苏缪人看见葛朗台太太和小姐由娜依陪着，到教堂去听弥撒，便记起这一天是欧也妮

小姐的生日。于是克卢索公证人、克卢索神甫和克·德·彭封先生算准葛朗台一家人吃完晚饭的时刻，急急忙忙赶来，要抢在代格拉森一家人前面，祝贺葛朗台小姐生日。三人各捧一大束从小花房采来的鲜花。庭长手上那束，巧妙地在花梗上扎了白缎带子，坠了金流苏。

每逢欧也妮的生日和本名纪念日，葛朗台先生照例一大早就闯到女儿床边，郑重其事地把他那份父亲的礼物交给她。十三年来，那都是一枚稀奇的金币。

葛朗台太太给女儿的，不是一件冬袍就是一件夏袍，依季节而定。这两件袍子，加上父亲在元旦和她自己的生日、纪念日给的金币，合起来大约值上三百法郎。葛朗台先生喜欢看到女儿把这笔小小的收入积攒起来。这不过是把他的钱从一只口袋转到另一只口袋罢了。再说，这也是对他的继承人极其关心，从小让她养成俭省的习惯。他时常问一问她财产的数目，那里面有一部分原是外公拉伯特利埃给的。他总是嘱咐她：

“这可是你的压箱钱呐！”

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法国中部某些地区保留至今，并仍然盛行。贝里、昂热等地方，姑娘出嫁时，娘家或婆家依自家的财力，总得给她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十二枚，或一百四十四枚，或一千二百枚金币或银币。就是最穷的牧羊姑娘，没有压箱钱也是不出嫁的，哪怕拿大铜钱充数也是好的。在依苏登，至今还有人谈论，某家有钱的姑娘出嫁，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币。梅蒂奇家族的卡特琳娜嫁给亨利二世时，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她十二枚古代的金质勋章，价值连城。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看到女儿穿了新衣服，更加漂亮，高兴得不得了，叫道：

“既然是欧也妮过生日，咱们就生壁炉吧！图个吉祥。”

高子娜依撒下没吃完的鹅，箍桶匠餐桌上的珍品，说道：

“小姐今年肯定要办喜事了。”

“可是苏缪城里，我还没有发现合适的人家哩。”葛朗台太太怯生生地望着丈夫，回答道。可怜的妇人这种年纪，还这样畏怯丈夫，说明夫权对她的压迫是多么深重。

葛朗台端详着女儿，快活地叫道：

“今天她满二十三了，这孩子，咱们很快就得考虑她的终身大事了。”

欧也妮和母亲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

葛朗台太太又干又瘦，面色蜡黄，行动笨拙迟缓，似乎天生就是受男人欺侮的料。她浑身都大，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乍一望去，隐隐有几分像那无汁无味的棉花桃一样的果子。一口牙齿没剩下几颗，全都发黑了，嘴上皱纹累累，又长又尖的下巴往上翘，像只木底靴。可是她为人极好，是个真正的拉伯特利埃家的女人。克卢索神甫常常抓住机会告诉她，说她当年并不太难看，她竟然相信。她像天使一样温柔，像被孩子们玩弄的昆虫一样有忍性，一颗虔诚的心世上少见，灵魂始终平静，心地始终善良，这些，使得人人怜惜她，个个敬重她。

丈夫给的零用钱，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虽说相貌丑了一点，可她把陪嫁和继承的遗产加起来，终究给葛朗台老爹带来了三十多万法郎，却处处受人支配，被人奴役，虽然觉得深受屈辱，可是那温和的性情，又不能使她奋而反抗。她从没有要过一个铜板，也没有对克卢索公证人要她签字的文件说过半个不字。骨子里一股愚鲁的傲气，和高尚的灵魂支配着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可是葛朗台偏偏不了解这个灵魂，总是加以伤害。

葛朗台太太身上，总是一件淡绿色的利凡廷绸袍，一穿就是将近一年；系一条白色的大纱巾，戴一顶草帽，一条黑塔夫绸的围裙永远系在腰上。她难得出门，所以不费鞋子。总之，她从不为自己要点什么。

有时，葛朗台猛然想起，自从上次给她六法郎以来，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给她零花钱了，觉得过意不去，就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合约上附上一条，让买主送几个钱给太太。某个荷兰或比利时的酒商奉上的百把法郎，就是葛朗台太太一年中最可观的收入了。

可是，这百把法郎拿到手后，丈夫往往对她说：“喂，借几个钱给我用用，好吧？”好像他们是共一个钱包似的。可怜的女人平常听惯了忏悔师那一套，什么丈夫是她的老爷她的主人，乐于能帮他一把。一个冬天下来，好些法郎又流回了葛朗台手上。

葛朗台每月掏出买针头线脑、女儿衣饰和零用的五法郎，把钱包扣上以后，总忘不了问一句：

“喂，孩子她妈，你想要点什么吗？”

“噢，以后再说吧。”葛朗台太太回答，她感到了做母亲的尊严。其实这种高尚纯属多余，葛朗台先生还以为对太太十分慷慨哩。要是哲学家碰到娜依、葛朗台太太和欧也妮小姐这些人，不是有理由认为，上帝的本性是喜欢嘲弄人的吗？

在头次提到欧也妮的终身大事的晚餐之后，娜依上楼到葛朗台先生房里拿一瓶果酒，下来时差点摔了一跤。

“蠢猪，”葛朗台先生骂道，“你也不会走路了，你？”

“先生哇，是这一级楼梯不牢了。”

“是啊，早就该修一修。”葛朗台太太说，“昨天欧也妮都差点扭了脚哩。”

葛朗台先生见娜依一脸煞白，便说：

“好吧，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你又差点摔了跤，就喝一杯，压压惊吧。”

“确实，这杯酒我也该喝，”娜依说，“换了别人，瓶子早摔碎了，我却是把它举得高高的，就是肘子断了，也不让它碰着。”

“可怜的娜依！”葛朗台一边给她斟酒，一边叹道。

“伤着哪儿没有？”欧也妮关切地望着她，问道。

“没有，我还是站住了，没有倒地。”

“好吧，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葛朗台先生说，“我就去修一修吧。你们这些人也是，就不会往两头落脚，那里还是结实的嘛。”

葛朗台拿了烛台，到面包房去拿木板、钉子和工具，留下太太、小姐和佣人坐在厅堂里，除了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火，没有其他光亮。

“要帮忙吗？”娜依听见他在楼梯上敲敲钉钉，问道。

“不用！不用！我对付得了。”老箍桶匠回答。

葛朗台一边修理被虫蛀坏的楼梯，一边大声吹着口哨，回想着童年往事。这时三个克卢索敲门了。

“是克卢索先生吗？”娜依从铁栅口子上往外一望，便问道。

“正是，正是。”庭长回答道。

娜依打开大门，壁炉的火光照在门拱里，使三位克卢索看清了厅堂门口。

“噢，你们是来祝贺小姐生日的。”娜依闻到花香，说道。

“对不起，先生们，”葛朗台听出了这几个朋友的声音，说道，“我马上就来！我也没有当老爷的命，楼梯坏了，还得自己动手修。”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葛朗台先生。外面烧炭的，家里当市长。（原编者按，谚语本为：外面烧炭的，家里当主人，此处将主人改为市长，巧妙地影射葛朗台在大革命时期当过市长。）”庭长说教似地说道，独自得意地笑了，却没有人听出他话里的影射。

葛朗台太太和小姐站起身来，庭长趁厅堂里光线暗淡，对欧也妮说道：

“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祝你年年快乐，岁岁平安。行吗？”

说完，他送上一大束在苏缪城难得见到的鲜花，然后抓住姑娘的两只膀子，在她颈子两边一边亲了一下，那副讨好的样子，叫欧也妮羞得无地自容。庭长像一只生锈的大钉子，以为这样就是追女人。

“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庭长先生，就像平常过节那样，不要拘束嘛！”葛朗台走进来说道。

克卢索神甫捧着花，回答道：

“若能跟小姐在一起，我侄子可是天天都过

